

王玉鳳

許晴基



新藝社出版

許

晴著

王玉鳳

(獨幕劇)

新藝社出版

王玉鳳

版權所
翻印必
有究

著者 許晴

出版者 新藝社

代售者 各大書店

售價 國幣伍角正

(Z·4) 一九四一年五月出版

時 一九四一年春一月。

地 安徽南部太平涇縣間之茂林附近，靠近青弋江的某小村落。

人 王鄉長 四五十歲。老鼠鬍子，三角眼，尖刻，貪財，曾做×奸。

張四嫂 三十餘歲。披頭散髮，因「皖南事變」●而他的丈夫——張四哥被反

共派吊打，受刺激過深，形似瘋癲，農婦，「婦抗會」●會員。

王玉鳳 二十餘歲。玲俐，堅毅，有魄力。共產黨員，「婦抗會」主席。曾在上海做工。

李德昌 二十餘歲。誠摯，樸直。「農抗會」●理事。王玉鳳之愛人。共產黨員。

劉有慶 三十歲左右，團長的衛士。沉鬱，有志，曾在湖北大冶鐵廠做工，父親為日殺死。共產黨員。

團長 四十餘歲。頑固，好色，臃胖，一臉絡腮鬍子。

士兵 若干。不登場。

（以上係按出場先後為序）

景

王鄉長家。在一個堂屋裏。正面當中有一個雙扇的堂屋門，門左有一窗。（門外有一院子，院子裏右邊有一小房，是王玉鳳的房子，院子左邊牆上有一大門，通外——這都在後台。）堂屋右壁靠裏有一個門，通鄉長臥室，飄着白布門帘。堂屋左邊近台口處有一出入口通廚房。

堂屋裏兩壁上掛了些三不四的字畫條子。靠左邊有一張方桌，圍着桌子有四張小凳子。右邊倚壁有一張茶几，兩張椅子。（請參閱第四十五頁舞台橫斷面）

幕

幕是徐徐開的。

王鄉長正在吃酒。桌上有一把酒壺，一個酒杯，一雙筷子，兩三碟小菜，還有一個酒瓶。他坐在方桌近台口處的一張小凳子上，背對觀眾，慢慢飲着。

桌上有盞洋油燈。晚。

外，遠處有慘叫聲，鞭子打在人身上的聲音，喊罵聲。

聲

音 招不招？招不招？

（鞭打聲）

聲

音 媽那個屁！再不招就埋了你！

（鞭打聲）

聲

音 究竟招不招？黃部長在那裏說！

(鞭打聲)

(在斷斷續續地不完全清楚的叫罵，鞭打，呼號聲中，張四嫂哭罵的聲音由遠而近。)

張四嫂 (聲) 還有天理嗎？……這還成世界嗎？……你們這些傷天害理的打死我的丈夫吧……

王鄉長 (還是慢慢喝着酒，若無其事地) 你今兒個纔曉得嗎？

(張四嫂披頭散髮，滿面血痕，奔着上。)

(王鄉長看也沒有看張四嫂一眼，還是喝他的酒。)

張四嫂 鄉長呀！做做好事吧！(爬倒在地上) 行好事有好報呀！鄉長呀！那些頑固——反共的中

央軍在打人啦！我的男人也被他們打得死去活來啦！鄉長呀！我的男人是個癆病鬼呀！經不起

幾鞭子呀！

王鄉長 (冷冷地) 爬起來，爬起來！——這，這有甚麼法子呢？你告訴我有甚麼用？！

張四嫂 (拽着王鄉長的衣服邊，繼續地哀求着) 你是鄉長，辦公事的呀！求求你叫他們中央，中

央軍別打我吧！我的男人——小三子的爸爸快要斷氣了。鄉長呀！求求你，求求你做點好事吧！

……他們拿槍托子打，鞭子抽，拿鐵絲刷子刷脊背呀！……在廟門口，好幾個被他們打死過去

了呀！……鄉長呀！請你去向中央軍說說情吧！

王鄉長 (放下酒杯，生氣地) 鬧甚麼？你這個女人真奇怪！你男人挨打怪得誰呢？誰叫他參加

「農抗會」的呀？人家打得不對嗎？你也參加「婦抗會」的呀！不！打你就算好的了。黃部長，那個年青的新四軍還不是他們藏起來的嗎？他們不交出人來，連我做鄉長的都要擔當不住了。還有，這兩天隊伍裏老有人開小差，不是他們擾的嗎？還要我去說情呢？快滾！快滾！（端起酒杯來又喝酒。）

張四嫂（兩眼發直地看着王鄉長，慢慢立了起來，一把抓住王鄉長的領口，王鄉長的酒杯子從手裏掉在地上。）甚麼？甚麼？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新四軍一走，你當起鄉長來了。你就不記得今年三月裏，你當漢奸，偷運糧食給鬼子的事了嗎？新四軍把你抓起來，後來饒了你這條狗命，把你又放出來，今兒頑固反共的中央軍打新四軍，你不知報恩，反而同中央軍一鼻孔出氣了！你這沒有天良的東西！（打王鄉長一個耳光）你這吃砲子子的！

王鄉長（氣極）甚麼？你竟敢打我？你打本鄉長！

張四嫂 我就打你！（又打王鄉長一個耳光）我的男人快要被打死了！我的命也不要了！我打你，打你這漢奸！打你這反共頑固派！

王鄉長（掙脫開來）快滾！要不我就叫人把你捆起來！（隨手拿起一根棍子）滾不滾？瘋娘兒們！滾不滾？

張四嫂（一面罵着，一面退向門去）好！等新四軍再打回來，看你還有命活！你得意甚麼？你這絕

子絕孫的！

(王玉鳳穿着一身「頑軍」的草綠色嘑嘰制服，臂上有一個「I-I-D」臂章，有點兒做作地出現在門口上。)

王玉鳳 誰絕子絕孫呀？

張四嫂 (轉身見王玉鳳，狂笑一陣，忽又墮在深淵裏似地) 誰？我道是誰，原來是我們「婦抗會」的主席王玉鳳同志啊！不要臉的東西！穿着頑固派的軍裝！

王玉鳳 唔，我穿得怪舒服，怎麼樣？

張四嫂 還給那個頑固派團長做菜，也是你這位「婦抗會」主席吧？

王玉鳳 唔，我高興給他做，怎麼樣？

張四嫂 你這不要臉的！(淬了王玉鳳一臉吐沫) 我們都以爲你是好人，原來你同你這個傷天害理的叔叔一樣啊！(從桌上搶到酒杯向王鄉長王玉鳳臉上摔了過去，打在王鄉長的胸口。) 去你們的吧！你們這些沒天良的東西，同反共派頑固派一樣——不得好死！

(張四嫂衝了出去。)

(王鄉長氣急欲去追她，被王玉鳳拉住了。)

張四嫂 (哭鬧聲，慢慢遠去) 傷天害理啊……王玉鳳跟頑固派呀！不要臉呀……打吧！把我的

丈夫，把「農抗會」的會員都打死吧！……

王鄉長（氣不可抑）我一定叫團長把他殺了！這個瘋娘兒們！

王玉鳳 算了吧！算了吧！跟這個瘋女人有甚麼說的呢？（揀起酒杯，酒壺，從酒壺裏倒出一杯酒給

王鄉長）您還是喝您的吧！

（收拾桌上的東西）

王鄉長（又跳起來，頭上冒着熱氣）不行，不行，我鄉長——

王玉鳳（急抓住王鄉長）算了吧，二叔！俗話說：「好雞不跟狗鬥，好男不同女鬥。」跟這麼一個

瘋女人還有甚麼可鬥的？吃酒，吃酒。啊呀，您看您氣得這樣子！

王鄉長（好半晌，喝了一口酒）今兒個好倒霉！（又半晌，注意到王玉鳳的衣服）玉鳳，你這套

軍裝？

王玉鳳 二叔，你說還合身吧？

王鄉長 大了一些！

王玉鳳 這是團長的我說我參加中央軍工作了，得給我一套軍裝呀！他就拿了他自己的給我。他

說，等兩天找洋機給我縫一套哩。

王鄉長（三角眼發亮）玉鳳，人家說你同團長——

王玉鳳（撒嬌地）沒有的事！二叔，你怎麼啦？

王鄉長（引以為榮地）好好時候團長呀！團長說明天就要抓「婦抗會」的會員了。（神秘地）也，團長說今天晚上要同你這位主席談談哩。

王玉鳳（故意地）有甚麼可談的呀？還不是問問情形？

王鄉長 團長——（奸笑地）嘻嘻嘻……團長說是要搬到我們這兒來哩。那才好，王玉鳳，好好時候他，好好時候他。

王玉鳳 您老說這些個，不來了！

王鄉長 好好，不說這些，不說這些，我問你，你可見着廟門口挨打的「農抗會」的會員嗎？

王玉鳳 看到的。團長站在石墩子上，戴着皮手套。一盞馬燈掛在旁邊，樹上吊着張老四那個癆病鬼，李有賢，徐世濟，鞭子抽在他們身上，他們哼都不哼，後來又用鋼絲刷子刷他們脊背，血水直冒，他們一句都不招。團長問他們是不是共產黨，問他們那個帶花的黃部長藏在甚麼地方，他們半個字都沒有說。問他們這幾天隊伍裏開小差的是不是他們勾引的，他們死不肯承認。王鄉長 這些不知厲害的東西！王玉鳳，你看新四軍在的當兒，他們多厲害呀！抗×呀。除奸呀，打倒反共派呀！減租減息呀！現在抗吧，除吧，打倒吧，減這個減那個吧！可有他們的好日子過了。（稍停）王玉鳳呀！你要不是我的話，也要被抓去了。

王玉鳳 啊呀！二叔，你要不是我——
「喂，團長剛才還說哩！黃部長找不出來就問你！後來我跟他說，你也不知道呀！他纔不說下去的。」

王鄉長 （連忙道歉似地）我不過說說的。（奉承地）玉鳳，我從前就曉得你不是真做甚麼共產黨的「婦抗會」的主席的。我早就給你算過命。玉鳳呀，我今兒個纔告訴你你的命是「一品夫人」的富貴命呀！

王玉鳳 又來了，二叔。

王鄉長 我這做叔叔的不能不告訴你呀。你的父親母親早去世了，從小到大，到上海做工，那一樣事情不是我做叔叔的關照你呀？玉鳳呀，別胡來！那個金五太爺家做長工的李德昌那小子，可別再理他了。喂，他不曉得跑那兒去了，要是被中央軍抓住了，也有他生活吃的。

王玉鳳 二叔，你看我會理他嗎？

王鄉長 是的啦，那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我們王家就是你這麼一個命根了，婚姻的事情可不能馬虎，像你們從前「婦抗會」主張婚姻自由這就不大對。你想，要是同那李德昌窮小子自由起來，今兒個碰着團長可怎麼辦？

王玉鳳 （做作地）我的二叔，吃酒好不好？剛才氣成那樣，現在又換了一個人了。

王鄉長 （得意地）玉鳳，你不知道我心裏多麼痛快！新四軍被趕走了，皖南得見天日了，我也吐

口氣了。噫，我要是再抓住那個黃部長，一萬塊錢，一萬塊錢——玉鳳！

王玉鳳（注意地）怎麼樣呀，二叔？

王鄉長（悵然）就是不知道人在那兒！也是怪自己不好！鄉丁老頭兒跟我說，昨兒晚上他親眼看見在莊子外面，小山後頭有兩個「農抗會」會員，他看不大清楚，大概是張老四李有賢，扶着一個受傷的新四軍往北走。他不敢抓，那個新四軍手上還有槍，有人說，那小傢伙就是黃部長。

王玉鳳（假作似乎瞭然地）噢……

王鄉長（愣住了）怎麼玉鳳，你也看見的，你也看見的？真的嗎？你告訴我！那個黃部長到那兒去了！一萬塊錢！一萬塊錢！

王玉鳳 二叔，你看你一說到錢，你的鬍子都支起來像個刺蝟，像個野豬了。

王鄉長 刺蝟，野豬，是的，是的。好玉鳳，好姪女兒，你說出來，那個黃部長在甚麼地方藏着？

王玉鳳 我告訴你，你拿到一萬塊錢又不給我，還不是趕快把茂林街上的施寡婦接到家裏來嗎？

王鄉長 玉鳳，沒有那個事！這樣好不好？……

王玉鳳 怎麼樣呀？

王鄉長 抓住了黃部長，給你三千！

王玉鳳 好了好了。團長說過了，通風報信還有五千塊錢哩。再說，我還不祇告訴你他在甚麼地方

王玉鳳 好好好，四千，不不不，五千！好姑娘，五千塊錢也够你陪嫁的了。你說是吧？（夾起一塊口條）
來來來，先吃一塊口條！

王玉鳳 那個要吃呀？看你是自己的叔叔，要不我就一個人告訴團長，說不定他還給我一萬塊錢哩。（又賣關子）可是，我們雖是一家人，你一萬塊錢到手，馬上交給施寡婦，一個銅板也不給我，我可怎麼辦呢？

王鄉長 玉鳳，我就當着你——我姪女兒的面賭個咒，要是黃部長抓到，一萬塊錢到手，不分給你五千塊錢，我就遭槍子子，不得好死！

王玉鳳 真的？

王鄉長 真的！玉鳳，快點告訴我，那個黃部長在那兒？

王玉鳳 二叔，你是家裏人我纔告訴你的。我可不說第二遍，你聽清楚點兒。

王鄉長 （竭力鎮靜地）你一句一句地說。

王玉鳳 好的。二叔，就是昨天晚上。我打茂林街上回來，在莊子西邊半里多路的地方，我看到張老

四同李有賢扶着那一個人——

王鄉長 就是黃部長！

王玉鳳 是的，黃部長，就是那個年青的，小小的，姓黃的小伙子。我看見鄉丁老傢伙也看到，我就躲在一棵樹後面，他們走得很慢，那姓黃的小子腿上打傷了，一跛一跛地。我就沿着小山邊跟了上去。天黑了。我一直跟到金五太爺家的南山邊——

王鄉長 南山邊。後來呢？

王玉鳳 我氣得喘不過氣來了，我想，我要是有槍早就打死他們了。

王鄉長 幸而你沒有打死。

王玉鳳 怎麼？二叔，你想去放走他呀？

王鄉長 （連忙地）不，不，我說你要打死他，這一萬塊錢就沒有我的份兒了。別說廢話啦。玉鳳後來怎麼樣？

王玉鳳 後來，他們就把他軍衣脫了下來，換上一套黑棉短襖褲，藏在山洞子裏面。那兩個傢伙對他怪親熱的。說是還要送東西給他吃，等平靜些就想法子把他送走哩。

王鄉長 真的嗎？

王玉鳳 老天在上，我沒有一句假話。

王鄉長 是在金五太爺家南山邊山洞子裏嗎？

王玉鳳 我不是說過祇說一遍嗎？也，二叔，你當心點兒，隔牆有耳呀！

王鄉長 （低聲地）是那兒嗎？

王玉鳳 （點了點頭）……

王鄉長 （喝了口酒）好，玉鳳，把我枕頭底下的槍給我拿來！

王玉鳳 二叔，您急甚麼呀？

王鄉長 （又喝了一大口酒）把槍給我！

王玉鳳 啊呀，二叔，你這樣性急呀！可做不成事的。

王鄉長 怎麼樣？

王玉鳳 您就不想想那個黃部長，也有槍嗎？您就不想想他們有沒有暗號嗎？您就不想想您老人

家要是活抓住黃部長，團長會不會給您更多些呢？您想想！

王鄉長 （好像澆了一盆冷水）唔。（想了想）玉鳳，你快說，他們有甚麼暗號？怎樣纔能活捉住他？

王玉鳳 您聽着，他們是約好的，張老四他們要去的話，先要在洞外面學小狗叫，裏面黃部長也學小狗叫，這樣子，裏外就曉得都是自己人了。二叔，你會學小狗叫嗎？

王鄉長 我會，我會。（學狗叫聲）汪汪汪汪……

王玉鳳 對了，這是第一着。他答應了，你就不要出聲，推開洞口的草堆子，先把頭伸進去，你就預備好槍。他一定要摸你的臉。

王鄉長 （聚精會神地摸自己的臉）摸我的臉？

王玉鳳 是的，他們約好的，去時候他的人都沒有鬍子，要是有鬍子都是外人。

王鄉長 有鬍子的都是外人，那我——

王玉鳳 您呀，二叔，一定要把鬍子剃掉。這是第二着。您曉得他也預備好槍的，所以您千萬要當心。他摸完了您的臉，就會摸您的衣服，他們約好的，去的人一定穿短棉襖，還把大衣襟折到懷裏面，這是第三着。

王鄉長 短棉襖？那容易。我馬上借一件來換上就是了。那——怎麼樣纔能活捉他呢？

王玉鳳 （想了想）二叔，您帶個碗去，假裝着給他送飯去的，您祇要說一個字：「碗」，他就會來接碗，那他手上的槍就會放下來，在這時候您就摸他的腿給他一槍，一把把他抱出來就是了。

王鄉長 （大喜欲狂）好好，好計策，玉鳳真是一個女諸葛！

王玉鳳 好了好了。二叔，您快去剃鬍子換衣服去吧！

王鄉長 我就去找周師傅光臉，順便跟他借一件短棉襖。玉鳳，你在家等着，我一會就回來。你給我預備一只碗。

(王鄉長興高彩烈地下。)

王鄉長 (忽地在院子裏叫了起來，聲) 誰呀？誰呀？

王玉鳳 二叔，甚麼呀？

王鄉長 (聲) 一個影子，怎麼沒有了？誰呀？王玉鳳，把燈拿出來照一照！

(王玉鳳端燈走至堂屋門，風將燈吹熄，下。)

王玉鳳 (聲) 真是風這樣大！沒有甚麼呀！二叔快去，沒有甚麼。

(王玉鳳上。黑籠籠地走到桌前。後面一個影子跟了進來。王玉鳳從身上掏出洋火，把燈點亮。)

站在他後面的是李德昌——金五太爺家的長工。

王玉鳳 誰呀？(轉身，一驚，慢慢鎮靜下來) 是你啊呀，把我嚇了一跳。

李德昌 (冷冷地望着王玉鳳) ………

王玉鳳 (走近一步，緩聲地) 你怎麼不說話呢？

李德昌 (仍一語不發) ………

王玉鳳 (更進一步) 你，德昌同志？(一手將欲放在李德昌肩上的)

李德昌 (把王玉鳳的手撥了下來，狠狠地給了王玉鳳一拳) 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還是「婦

抗會」的主席，你還是工人出身，你還是共產黨員，你丟死了我們共產黨的臉了！(又是一拳)